

长篇小说

集中营没有幸存者，我们都是集中营永远的囚徒。
一个人要想活着离开集中营，必须穿过地狱……

拯救

张定国◎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长篇小说

拯救

张定国◎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拯救 / 张定国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008-6185-0

I. ①拯…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5828号

拯 救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吴 迪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005043（总编室） （010）62005039（出版物流部） （010）82075934（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010）62005042（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001	第 一 章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008	第 二 章	中国外交官
017	第 三 章	犹太人大逃亡
026	第 四 章	萨博教授一家
034	第 五 章	咖啡店
043	第 六 章	外交官的忧烦
051	第 七 章	奥斯维辛专列
058	第 八 章	绞肉机
065	第 九 章	马赛港
072	第 十 章	爱与恨
081	第 十 一 章	上海天堂
089	第 十 二 章	海上漂泊
097	第 十 三 章	人与兽的较量
105	第 十 四 章	细菌实验

114	第 十 五 章	灭绝人性
122	第 十 六 章	合欢花
132	第 十 七 章	游击队的枪声
142	第 十 八 章	修道院内大屠杀
153	第 十 九 章	总领事馆危机
163	第 二 十 章	绝密令
173	第二十一章	紧急撤离
182	第二十二章	摧毁死亡工厂
191	第二十三章	一部珍贵的纪录片
197	第二十四章	审判元凶
205	第二十五章	上海犹太人
210	尾	声

第一章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古城维也纳地处欧洲中心，享有“世界音乐之都”美称。城市不大，建筑多为四五层古老而独特的楼房，房屋顶层塑有一座座人物雕像，形成一座庞大的雕塑馆，有点类似巴黎凡尔赛宫雕塑群。因为清澈秀美的多瑙河绕城而过，河水成半圆状潺潺流淌。奥地利人把这条河誉为母亲河。

维也纳紧靠阿尔卑斯山背面，导致气候阴暗潮湿，晴朗天空并不多见，因而一旦天空碧蓝如洗，维也纳市民便如同中了大彩似的雀跃起来，倾城而出，尽情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乐此不疲。

众所周知，歌剧发源地在欧洲，而维也纳又被誉为“歌剧王国首都”。此说缘于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尽管罗马歌剧院、巴黎歌剧院早已闻名遐迩，但与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相比，它们还是“小字辈”。早在公元1498年，当时统治奥地利的罗马皇帝便在如今奥地利东部城市因斯布鲁克建立了皇家交响乐团，同年迁往维也纳。这就是现今维也纳爱乐乐团（全球十大著名交响乐团）前身。彼时乐团主要任务是为皇家歌剧院担任伴奏。1869年5月25日，皇家宫廷歌剧院建成举行首场演出——莫扎特的歌剧《唐璜》，顿时轰动维也纳，全城的女性服装店被一抢而空。1879年上演了德国著名作曲家瓦格纳创作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又掀起了一股瓦格纳热潮。

从1842年开始，维也纳爱乐乐团开始举办独立音乐会，主要作品来自素有“圆舞曲之王”之称的施特劳斯家族，其中包括至今仍受音乐爱好者迷恋的《蓝色多瑙河》《拉德斯基进行曲》等。这些圆舞曲旋律让人们忘却了烦恼与忧郁，正如现代著名音乐评论家汉斯所说：“没有任何乐曲能比圆舞曲

更让人感到欢乐与痛苦。而施特劳斯家族创作的圆舞曲会给人带来新的意境、新的希望，使你憧憬，充满信心。”

1918年，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但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演出依然座无虚席，掌声如雷。歌剧院艺术总监通常由院长兼任，且为终身制。从1939年新年音乐会起，乐团指挥不再固定是院长一人。

时值1938年岁末，尽管战争阴霾笼罩整个奥地利，但维也纳人天生乐观豁达，依然沉醉于音乐之中。歌剧院领导几经研讨，决定用优美的音乐旋律驱散天空阴暗，用激情奔放的乐曲化解战争风云。于是，1939年新年音乐会应运而生。

其实，早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后便开始反犹太行动，先是政府颁令禁止犹太人经商，接着又禁止犹太人在政府部门里工作，对犹太人的职业自由横加限制。1934年，希特勒下令所有犹太人撤出交易所，并唆使法西斯党徒冲砸犹太人的商店、饭馆等，强迫犹太人清扫城市街道。1935年，希特勒颁布反对犹太种族的“纽伦堡法”，这部反犹太法典公布后，全德开始掀起反犹浪潮，许多商店挂出“禁止犹太人进入”的招牌，成千上万德籍犹太人突遭厄运，惶惶不可终日。

1936年3月，希特勒公然提出要建立欧洲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下，非德意志民族或被同化，或沦为二等公民，或成为奴隶。犹太人所有权利被剥夺，并被隔离在专为犹太人居住的犹太人区，相当于犹太人集中营，以便法西斯当局对无辜的犹太人进行迫害、残杀。与此同时，希特勒当局还颁布一整套连带责任法，但凡在犹太人区发生任何对占领者的敌对行动，整座犹太人区居民都将受到审判、罚款、坐牢甚至被杀。

奥地利毗邻德国，历史渊源久远，奥地利人普遍讲德语，也说意大利语或法语，许多世纪以来，两国人民友好相处，与邻为善。

希特勒觊觎奥地利已久，1938年3月12日，德奥两国政府签署合并条约，奥地利瞬间成为德国“东方省”，奥地利总理英夸特任省长。从此，奥

地利人陷入苦难深渊，大批逃难来到奥地利的犹太人更被笼罩在死亡阴影下，不知哪天会被抓去活埋或处决。

维也纳皇家歌剧院院长兼艺术总监鲁道夫·瓦格纳出生于音乐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德国古典作曲家，兄弟姐妹四人，他排行老二。老三阿尔曼·瓦格纳早年移居美国，是位无线电工程师，老大和老四早就出嫁。鲁道夫年幼时随父母（父亲是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指挥）住在德国，二十年前移居奥地利。他为人谦和善良，深谙古典音乐，颇负盛名。他和妻子斯蒂芬共育有二男三女。长子佐尔格·瓦格纳经商，大女儿奥尔金娜是位钢琴演奏家，次子查尔斯是位小号手，小女儿莎娜是竖琴演员，三人都效力于皇家歌剧院爱乐乐团，二女儿辛吉斯在中学教物理。倘若没有希特勒上台，没有疯狂的反犹太大屠杀，年逾花甲的瓦格纳一家原本会过得幸福美满，令人艳羡。

对于奥地利这个国家来说，1938年祸从天降，苦不堪言。尽管世界各国并不认可德奥合并协定，依然视奥国为中立国，派驻使节住在维也纳，但奥地利人心中仍旧沉郁苦闷，神情黯伤，如同一块巨石重重压在心头，令人喘不过气来。鲁道夫·瓦格纳清楚民众的积怨和怒火，同情他们的悲愤，很想做些事情帮老百姓排除抑郁。思来想去，始终未想出良策妙计。深秋的一天晚上，全家聚集在昏黄灯光下谈论歌剧院将要排练的莫扎特作曲的《费加罗的婚礼》。交谈中，奥尔金娜贸然建议爸爸以歌剧院院长身份，组织爱乐乐团举办一次音乐会，用轻松愉悦的乐曲来化解维也纳市民心中的愁苦，医治心灵上的创伤。

老瓦格纳愣怔了一下：“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的？”

“两个月前我去斯丹芬大教堂做弥撒，无意中听见市民谈话，希望皇家歌剧院能举办一次轻松欢快的音乐会，减轻老百姓心中的悲痛。”

“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多吗？”

“依我看来不在少数。他们当中既有政府官员，又有教师、商人和学生，而且还有年过花甲的老人，神情都显得如饥似渴。真的。”

“没错。”查尔斯接过话茬，“我也在街头巷尾听到市民野谈，内容也是举办音乐会，有人甚至直接建议以演奏施特劳斯家族作品为主。因为圆舞曲旋律让人心情愉悦，忘却忧愁。”

闲聊从《费加罗的婚礼》转向音乐会，这令瓦格纳始料未及。他从未想过用音乐能帮助维也纳民众摆脱困苦，更未奢望音乐会会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他沉思良久，觉得可以试一试。于是他开始思考音乐会的演奏曲目。跟两位副院长、艺术副总监、首席小提琴手共同磋商，出乎意料的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成举办一次大型音乐会，用美妙的音乐驱散天空阴霾，唤起民族自尊心。

花色不同，人好迥异。有人主张音乐会曲目应博采众长，包括贝多芬、海顿、勃朗姆斯、李斯特、柴可夫斯基、莫扎特等经典作品。有人相反，坚持演奏奥地利本国作曲家作品，他们认为千百年来，奥地利陆续涌现过诸如莫扎特这样的天才神童，其作品闻名遐迩。争论到最后还是决定音乐会全部演奏施特劳斯家族作品。

鲁道夫·瓦格纳坚持演奏圆舞曲曲目，不仅因为这种旋律优美动听，开朗活泼，更缘于瓦格纳家族与施特劳斯家族历史上结缘久远。早在老约翰·施特劳斯年代（19世纪），皇家歌剧院便经常演奏瓦格纳先辈创作的歌剧，两家后代频繁交往，笃深情重。1933年，已移居德国的施特劳斯后裔理查德·施特劳斯（时为德国作曲家、指挥家）接到希特勒当局一份履历表，其中一项是：“你是通过何种途径掌握作曲专业技术的？请举出两位著名作曲家姓名来证明你填表情况真实。”理查德·施特劳斯（1864—1949年）未加思索填上了瓦格纳和莫扎特。而今时光临近1938年岁末，施氏和瓦氏两大音乐世家后代，依然保持交往，被传为佳话。这也让维也纳民众感到老天恩宠。

施特劳斯家族创作的圆舞曲之多亘古罕有，其中最著名且流传最广的莫过于《蓝色多瑙河》。作品从诞生那天起便受到奥地利公民的喜爱。原因很简单：它的每个音符、每段旋律都形象描绘出清澈碧绿的多瑙河流淌的声

音，都深深表达了奥地利人民热爱和平、渴望自由的心声，它的艺术魅力登峰造极，它的创作技巧完美无瑕，更兼爱乐乐团高超的演奏技巧，使奥地利人自然而然将它当作“第二国歌”。传闻近代奥运会有一次举行入场仪式，轮到奥地利代表团出场时，主办国竟找不到奥国国歌唱片，于是改用乐队演奏《蓝色多瑙河》，结果塞翁失马，反映极佳。

担任了二十年艺术总监的瓦格纳对这部作品的分析研究自然无人可及，他决定将它定为压轴曲目。如此既能满足观众欣赏需求，更可隐隐表达奥地利人不满希特勒恃强凌弱的野蛮统治。音乐会原计划12月1日举行，但经过缜密研究，决定12月31日公演，名称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让瓦格纳意料不到的是，从此每逢新年元旦，金色大厅都要举行新年音乐会的习惯延续至今。

首次新年音乐会，吸引了包括政府达官政要、维也纳市市长和各界社会名流，连纳粹头目艾希曼上校也抵挡不住诱惑进入戒备森严的包厢。这条希特勒豢养的忠实走狗，生性凶残，暴戾剽悍，自以为日耳曼民族是人类最优秀的种族。在德国他参加过许多音乐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交响乐团能有如此完美的演奏了。然而，当他被派驻奥地利，聆听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后，才发觉自己只不过是井底之蛙，他马上买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唱片，开启留声机，贪婪地品味美妙旋律。此次听闻要举办新年音乐会，自然不会放过天赐良机。

鲁道夫·瓦格纳精心排练的新年音乐会开演前几天，入场券就已告罄。广大市民只能待在家里听收音机实况转播。他们可以听到轻快欢乐的乐曲和出神入化的解说，但却不能目睹瓦格纳的指挥艺术，更无法感受现场浓郁而深邃的艺术氛围。那种美妙意境唯有置身剧院才能感悟真谛。

新年音乐会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其间维也纳全城万人空巷。事实上，奥地利各地民众都在收听音乐会播放的曲目，施特劳斯家族创作的一首首圆舞曲如同一针针药剂，正在医治奥地利人心中的伤痛，人们虔诚默告，

祈祷上帝赐给安康幸福。

音乐会即将结束时，有三个便衣男子进入剧场，迅速走到艾希曼包厢内，与上校低语一阵。党卫军头目笑意顿失，并立刻起身与便衣男子乘车离开剧院。谁也没注意到这鬼鬼祟祟的一幕，唯独坐在隔壁包厢内的一位维也纳市政厅官员无意间听到他们断断续续的耳语，他目送艾希曼一行人匆匆走出包厢，心中顿时荡起层层猜忌涟漪，料定维也纳将很快发生惨剧。

随着《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旋律终了，金色大厅响起山崩海啸般的掌声，瓦格纳连续三次走到台前谢幕，依然掌声雷动，掌声不只给这位音乐大师，也是对爱乐乐团全体团员的最高嘉奖。两位靓丽少女上台分别将花篮献给瓦格纳和首席小提琴手。

随着观众依依不舍地离去，剧场很快恢复了宁静。团员们开始收拾乐器，灯光师忙着切换电闸。被汗水浸透的瓦格纳坐在后台休息室喝牛奶，两小时挥舞指挥棒已使他周身乏力，饥渴难耐。毕竟花甲之年，韶华已逝，如果年轻二十岁，绝不会如此吃力。热牛奶很给力，疲困正在消退。

冷不防走进一位中年男子：“我叫米歇尔，维也纳市政办公厅主任。”

瓦格纳没挪身：“先生找谁？”

“您是乐团艺术总监鲁道夫·瓦格纳先生吗？”

“是的，您找我有什么事？”

“对不起，我能冒昧问您一个问题吗？”

“只要是关于新年音乐会，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不不，我是想问您一个私人问题。”

“私人问题？难道我有什么违反国家法规的事情吗？”

“我实话告诉您，刚才我看见几个便衣进入艾希曼的包厢，跟上校低语，我隐隐约约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是抓捕犹太人，其中包括久居维也纳的知名犹太人，好像还提到您的大名。我担心您的安全受到威胁，特地赶来告诉您。”

瓦格纳听了，放下牛奶杯，像弹簧似的从沙发上跳起来，握住米歇尔的双手，声音发颤道：“谢谢，谢谢您，要不是您通风报信，我一家人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您准备去何处躲避灾难？上个月希特勒通过《慕尼黑协定》，占领了捷克苏台地区，下一步德国人将入侵波兰。最近大批从东欧逃出来的犹太难民纷纷拥入奥地利，这也导致希特勒下令在奥地利抓捕犹太人。您得及早安排逃生。”

“犹太人在欧洲已无安身之地，该逃往哪里去呢？”

“据说中国上海是唯一不要担保的保护犹太人城市，您何不去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申请离境签证，最近去那里办理申请签证的犹太人络绎不绝。事不宜迟，您得抓紧时间。”

遥远的中国，神奇的东方，陌生的上海，鲁道夫感到一片茫然，不知道他的全家未来是死是活，更难料他这条老命能支撑多久。

第二章 中国外交官

身材匀称，面孔儒雅，戴金丝边眼镜，西装革履，外貌平淡无奇，谈吐举止彬彬有礼，这是郝远山给人的印象。也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全体官员熟悉的容貌。就在金色大厅举办1939年新年音乐会的同时，中国总领事馆前，却是犹太人排成的长蛇阵。

38岁的郝远山出生于江苏常熟县一个诗书传代的家庭，其祖辈考中状元、探花、进士并跻身官衙的甚多。郝远山兄弟姐妹九个，他排行老八，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新闻系，再入复旦大学攻读哲学硕士，曾在上海《申报》《大公报》等报社当记者、编辑，三十年代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出任驻外参赞、领事等职。1938年秋，由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调往奥地利维也纳担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陪同他赴任的还有妻子翁菁菁和不满四岁的儿子淘淘及司机老赵。

总领事馆设在大学城街上，几十米外便是维也纳大学，虽然名曰大学城街，但整条大街却有不少著名音乐家陈列馆，大学斜对街就有贝多芬旧居，据说《第九交响乐》就是在这座旧宅里诞生的。郝远山上任前，总领事馆业余工作挺清闲，人们无聊时会玩上几把扑克牌，可不知怎么的，他一接任，馆内骤然忙碌起来，起先有零零星星犹太难民登门咨询，很快变成全家扶老携幼来领事馆申请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且人数日益增多。郝远山预感事情不妙，急忙拍电报给南京政府。外交部回电，凡符合国际法和中奥两国正当外交关系的签证申请，一律准予办理，但需严格控制签证数目，切勿给他国造成中国是窝藏犹太人安乐园的印象。

郝远山恪守外交官天职，毫不动摇地执行南京外交部指示。1939年元旦，总领事馆休假两天，外交官们“偷得浮生半日闲”，美美地休闲了一下。元月三日，铁栅栏大门刚打开，忽然哗啦啦拥进一群人。门卫问明缘由，方知全是前来申请离境的奥地利人，确切地说是犹太居民或者犹太血统的市民。他们职业不同，贫富悬殊，却都很讲文明，依次排队等候传问。有三名参赞分别在三个窗口负责办理申请。须臾，郝远山出现在办公室，从玻璃窗可以清晰看见站队人群，恍惚间他发现有个熟悉面孔，有点像维也纳大学物理教授萨博先生。他怎么也来申请签证？莫非他是犹太后裔？他下意识走出办公室，径直来到一位慈眉善目，西装笔挺的人跟前，用英语询问：“您是萨博教授吗？”

“我是，阁下……”

“我叫郝远山，来自中国。”

“啊，先生是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对吗？”

郝远山点点头，继续道：“我不明白，您干吗来这里，难道……”

“此处谈话不方便，可否去您办公室一叙？”

宾主步入陈设简朴的办公室。萨博环顾四周，墙上仅挂两幅丹青，一幅是徐悲鸿挥毫绘制的《奔马》，另一幅是梁启超遗留的墨宝：待鞭策而后进者，马牛也。人非马牛，何待人之催促哉。萨博看中文如同看天书，对《奔马》倒是赞不绝口，觉得画家把马画活了。

从交谈中郝远山得知，萨博原在柏林大学教书，可从《纽纶堡反犹太法》颁布后，他和家人屡遭侵扰，隔三岔五被传去审问、填表、验血，搞得家无宁日，完全失去了自由、民主、人权。万般无奈，全家从德国迁徙到奥地利，依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他很快在维也纳大学谋得职位。满以为可以平安度过后半生，孰料，纳粹党控制了奥地利，在希特勒授意下，开始大肆抓捕犹太居民，他和家人再次陷入危境。从媒体获知，中国政府不拒绝犹太人入境，故而来总领事馆申请签证。

郝远山十分同情萨博一家的遭遇，近年来，他接待过成百上千的犹太移民，每个申请人都有一本苦难经。轻则被关押、罚巨款、遭殴打，重则被关过集中营，过着永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他问教授是独自申请签证，还是全家离境？得知是全家签证，他请教授隔日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来办理申请手续。此乃规章制度。萨博动情地说声谢谢，随即转身离去。

萨博是地道犹太人，妻子克莱尔却是纯种日耳曼人。萨博从英国留学回到柏林大学时，克莱尔父亲正是物理实验室主任。老教授非常欣赏这位年轻博士热爱科学、忘我工作的精神，征得女儿同意，二人结为伉俪。婚后育有两女。大女儿玛莎金融学院毕业后供职于一家银行，薪酬不菲，虽已二十四岁却尚未出嫁。男友柯林斯是纳粹党卫军中尉小队长，小伙子健硕英俊，喜爱踢足球，枪法极佳。次女正在维也纳皇家音乐学院攻读声乐，立志做一名歌剧演员。教授埋头教书，一向“两耳不闻窗外事”，对申请签证细节知之甚少，因而白跑一趟。

鲁道夫·瓦格纳却不然。但凡喜爱古典音乐的奥地利人都熟悉他的大名，尽管从未谋面，但仍知道他是皇家歌剧院德高望重的艺术总监，且多次从报纸上看到过他的尊容。自从从市政办公厅主任偷偷告诉他可能要被纳粹党抓捕的消息后，他的神情开始紧绷，他已年过花甲，生死由命，可五个子女若遭不幸，那就太可怕了。米歇尔刚转身离去，他遽然起身走出休息室，找到奥尔金娜、查尔斯、莎娜跟他马上回家。姐弟三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从老爸凝重而肃然的神情中，已隐约感到暴风雨即将到来。

到家后，瓦格纳急忙拨电话要长子和二女儿马上回来。辛吉斯正给学生上课，答应下课后赶回家。几分钟后，长子佐尔格乘车来见父亲，老瓦格纳不等二女儿到来，便宣布家庭紧急会议开始。他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当前欧洲战争形势，重复米歇尔听到的消息，然后话锋一转，悲愤地告诉家人，瓦格纳一家已被列入纳粹党卫军抓捕黑名单。唯一原因是他们是犹太人。从现在起，他们全家必须设法尽快逃离维也纳，否则性命休矣。

话毕，客厅有好几分钟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连彼此的呼吸声都能听见。噩耗这般突然，令大家猝不及防。正巧这时，中学教师辛吉斯匆匆赶来，进入客厅，见全家人眉峰紧蹙，沉默无语，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只好悄然坐下来，低声问查尔斯。弟弟耳语一番，她脸色立刻变得十分难看。

佐尔格多年从事国际贸易，一直活跃在商场，对于希特勒歇斯底里反犹行径早有耳闻，让他意想不到的，纳粹魔爪竟伸进奥地利。据他所知，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欧洲各国逃到奥地利避难的犹太人有二三十万，最近又有波兰、捷克等国几千名犹太难民拥入维也纳，原因是希特勒借口德捷边境但泽地区，德籍公民生命无保障，强迫捷克将但泽地区割让给德国政府，当地犹太人被迫流离失所，逃往奥地利求生。此刻听了父亲的话，直觉告诉他，瓦格纳一家已如危幕之燕巢，枯槐之蚁聚，除了逃离维也纳，别无他法。

“我赞成离开奥地利前往中国。”他说。

“中国政府会接纳我们吗？”奥尔金娜问。

“我的贸易公司跟中国生意往来不多，但听朋友说中国人很忠厚、很宽容，既无傲慢偏见，更没有种族歧视。因为他们是半殖民地国家，同情弱势群体，怜悯被害者。”

辛吉斯边听边点头：“常言道‘瓶口好塞，人口难封’。这学期开课以来，我已经听到街头巷尾市井野谈，说奥地利纳粹党卫军正奉德国政府密令，筹划逮捕犹太人。看来传言非虚，我早就预感我们一家人迟早会面临危难，我也做好随时离开维也纳的准备。中国有句谚语‘天无绝人之路。’我相信我们全家能平安逃往中国。”

剩下次子查尔斯和小女儿莎娜尚未表态。妈妈问儿子去向，查尔斯垂首不语，他正犹豫不决，一则，他不想离开爱乐乐团，毕竟生于斯长于斯，跟皇家歌剧院血肉相连，难以割舍，更重要的是他正与乐团吹长笛的玛丽亚热恋，姑娘与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从少年到成年始终形影不离，讵料今日

晴天霹雳，爸妈要他随全家出走，逃往遥远的亚洲……不管母亲如何追问，他始终缄默不语。父亲狠狠瞪他一眼，嘴唇翕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未了什么也没说。

母亲把目光移向小女儿莎娜，发现不满二十岁的她正泪眼婆娑暗暗抽泣，原来整天与琴为伴，早已习惯那种犹如潺潺水声的琴音，她憧憬山野大自然美景，从未想过举家逃难，而今祸从天降，让她突然陷入可怕的恐惧中，仿佛骤然跌入万丈深渊而无所适从。老瓦格纳夫妇哪晓得小女儿的情感涟漪，只是连声追问她的决定，心绪绪变的莎娜眼含泪珠只说了一句：“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都是跟亲爱的爸妈在一起。”

这次家庭会议足足进行了三个小时，老瓦格纳被弄得心疲力竭，好歹意见一致，唯独查尔斯不肯表明去向。身为艺术总监，他知道儿子正坠入爱情之网，必须正式跟他深谈一次。晚饭后，其他子女纷纷离去，他把查尔斯留了下来。

他从1892年一群犹太记者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犹太人复国主义大会谈起，谈到犹太人准备回归耶路撒冷，又讲到英国本是加沙地区巴勒斯坦托管地主管，却默许法西斯分子在该地肆意迫害犹太人的行为，最后他情深意切地提醒儿子：“眼下的欧洲已无犹太人立足之地，只有离开欧洲我们才可能活命。查尔斯，难道你准备把青春和性命拱手送给希特勒吗？”

“我当然不想死，可我离不开玛丽亚。”

“孩子，别忘了爱情失去还可以找回，可生命只有一次。”

“我的看法正相反。我认为爱情比生命更重要。”

“这么说你不打算离开维也纳了？”

“那倒不是。我……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把玛丽亚一同带上，逃离维也纳。”

“绝不可能！她非犹太人，没理由申请签证离境，何况她本人愿不愿意离开爱乐乐团，她父母是否同意她远赴中国都是大问号。你趁早抛弃